

鸡心岭上响春雷

□傅志群

赣南的春天，莺飞草长，喷红吐翠。这个季节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春雷会突然响起，春雨会不期而至。

今年的第一声春雷，我是在早晨的睡梦中听到的。雷声随着轰隆隆的前奏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强烈，我再无睡意，披衣来到书房。书房与鸡心岭相邻，拉开窗帘，便看到万缕雨丝飘洒在纪念亭顶上，飘洒在四周树木的疏枝密叶上，飘洒在春花绿草上……绿的更绿，红的更红，鸡心岭显得生机盎然。眼前的雨中胜景，耳边的隆隆春雷，让我想起95年前的春天，毛泽东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兴国，上了鸡心岭，召开群众大会，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讲，犹如响起了震天撼地、惊世骇俗的春雷。

鸡心岭地处兴国县城西北一侧，岭不算高，岭顶相对平整，形成一个大坪。坪上高大的樟树、榕树、榆树……舒展着绿色的树冠，层层枝叶交织在一起，融为碧绿的一体。在我的少年时代，岭上还有一丛芭蕉，那红艳夺目的花朵，状如火炬，在深绿而硕大的叶片衬托下，色彩对比强烈，妩媚动人。每每凝视它，便让我想起曾出现在岭上的红旗、红袖筒、红缨枪、红标语……

站在鸡心岭上，向东可远眺浩渺激江，向南可近观古城沧桑。鸡心岭上，立有纪念亭，亭为六柱翘角攒尖顶，高约9米多，四周砌有1米多高的围栏。我常常伫立亭前，目光扫过岭上的树木，寻找历史的遗存。我知道当年就在这浓荫蔽日的大樟树下，搭起了临时会台，台前两棵挺拔的大树挂起了一幅红布横联，上面贴着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十个大字。

那是1929年4月的一个清晨，天空朝曦东升，鸡心岭上抹着橙红和胭脂色的霞光。扛着大刀、梭镖、鸟铳的农会会员，背着枪的城市工人纠察队员和战士，一列列进入会场。县城的码头挑夫、放排客、打铁佬、小摊贩、店员，还有手提篮子、篮子进城买卖东西和肩扛扁担、禾杠进城买卖柴火的老表，也跟在长龙般的队伍后面进入会场，鸡心岭热闹起来了。

当毛泽东与红三纵队领导人蔡协民、伍中豪来到会场，李春华、陈奇涵等县委领导人带头鼓掌，顿

时掌声、欢呼声响成一片。人群骚动起来，千百双眼睛一齐投向他们，不少人踮脚引颈，站在后面的人有的往前挤，有的索性爬到大树上观看。

在掌声中毛泽东健步登上会台。我曾经想象毛泽东面对数千名兴国的父老乡亲演讲的样子，也是站在天安门上那样的伟岸魁梧吗？也是那样有力地挥舞着巨手吗？他那时只是个36岁的年轻人，他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我实在想象不出。后来我遇到一位老人，他曾经参加了那次鸡心岭集会，他努力回忆，为我描绘。说那时毛泽东站在会台上，任春风吹拂头发、衣襟，用满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开始演讲，问大家，我们天天喊革命，究竟要革谁的命？要依靠谁来革命？毛泽东又说，一言以蔽之，是要革反动派的命……我们不靠天，不靠地，不靠神仙和皇帝，全靠我们穷人自己，靠我们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。这一问一答，让人声鼎沸的会场顿时静了下来，静得能听到风吹树叶的婆娑声、小鸟的啁啾声。毛泽东接着又问，革命怎么个革法呀？……赤手空拳革命不行，叫花子打狗背靠墙，手中得拿条棍或捡一块石头。这样，手一举，狗看见就害怕了，就夹起尾巴赶快逃命……听着毛泽东深入浅出的话语，会场上几千人情不自禁，一齐开怀大笑。

秀丽的鸡心岭听出了豪情，滔滔激江听出了欢快，草木听出了生机。毛泽东的演讲时而亢奋激昂，时而像涓涓细流，时而像黄河巨浪，催人奋进。最后，毛泽东热情地号召，同志们，我们起来参加革命吧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革命是要成功的，是会胜利的！这宛如鸡心岭上炸响的春雷，宛如司号员吹响了洪亮的号角……我在革命回忆录中常常读到，许多人听了毛泽东在鸡心岭的演讲，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；许多人处在革命危难时刻，想起毛泽东在鸡心岭的演讲，便能不屈不挠，坚忍不拔，奋斗到底。于是，在兴国，一切的进步力量都在集结和行动，整个赣南，无论是县城或是乡村，都掀起了赤色狂飙——建立工会农会，建立红色政权，反对贪官污吏，打土豪分田地……他们中的放牛娃、长工、打铁佬，成了“兴国模范师的擎旗人”“决不向敌人投降，英勇跳崖的省苏维埃裁判部长”“被称为腰缠万贯乞丐的省苏维埃政府主席”“强渡大渡河的敢死队勇士”“浴血平型关的英雄团长”“塔山守备英雄团的政委”“参加过自己追悼会的开国将军”……他们中的黄毛丫头、拾粪女、讨饭婆，成了“马前托孤的女英雄”“浴血坚持游击战的中央执委”“富有传奇色彩的女红军”……

岁月如梭，逝者如斯。今日的鸡心岭已成了名人园，树木依然葱郁苍翠，纪念亭依然高高耸立，一尊尊名人雕像令人肃然起敬。毛泽东走进了历史的伟人中，但他当年热情洋溢、振聋发聩的演讲，一如阵阵撼地、声声催人的春雷在我们心中回响，激励着我们以百倍的努力振兴赣南苏区。



熏风 罗利红 作



母亲

周文静摄

母亲的大脚板

□黄小村

母亲是宁都县黄石镇大岭村人，因为有一双大脚板，就留下了“大脚婆”的绰号。

年轻时候的母亲可是黄石的一枝花，她18岁那年拍男女平等的宣传画，扬鞭犁田的母亲笑靥如花，成了多少后生的“梦中情人”。只可惜那时候没有抖音、头条，不然，母亲肯定“圈粉”无数。可母亲后来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她会嫁给20里外的父亲，看看她常用来形容父亲的句子——一头稀疏的头发，看上去像个耄耋老头。那个时代特殊家庭自有民间智慧——换儿媳妇，就是我姑姑嫁给了我三舅舅，我妈嫁给了我爸。这种奇异的娶亲方式，虽是亲上加亲，但母亲当时自然一万个不同意。

母亲说，父亲唯一让她看得上的是，他是个初中生，20世纪70年代能供子女读到初中是很不容易的。父亲迎娶母亲时，外祖父对父亲耳语：“女人大脚有福气，你是读书人，明白这个理。”言下之意，要父亲对母亲好。父亲母亲风雨50年，父亲用他的行动做到了这点。所以，母亲还是欣慰的。

母亲学习能力极强，我们小时候读书写字，她就在旁边静静地听，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间竟然学会很多字。她常说，做时眼瞎要不得，去银行取钱都取不到，白忙活。后来母亲随哥哥、弟弟去兴国、赣州生活，坐车买菜，从来没有错过。她还通过看电视、与周边邻居交往，学会了普通话。虽然有些发音不是很标准，但足以应付日常。

母亲最大的学习能力还不是这些，就在我家生活极其艰苦的时期，她总能学到很多维持生计的技能。村里有个鞭炮厂，母亲看着人家编织鞭炮，学了几天，她竟然编得又快又好。这活又脏又累，母亲总是起早贪黑，大脚板踏踏板，双手不停地编——吱呀吱呀，一天又一天。到了饭点，母亲总是忘记吃饭，老是说吃不饱。其实母亲是要强，她不愿意让人家少编。她说，这不仅仅是工钱的问题，更是

脸面的问题。为此，父亲总把盛饭菜的盆子埋在怀里，从家里送饭去鞭炮厂。父亲打开饭盒，还连忙端上热水给母亲饭前洗手。热水、热饭，这周到的服务，这带着父亲体温的饭菜，让母亲感受到了人世间真挚的爱。

每次领取工钱的时候，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，她总是把所有工钱给父亲，自己不留一分。村里的阿婆告诫母亲：“大脚婆，票子要自己留点哦。”母亲总是淡淡地说，保儿子（指父亲）是老实人，他不会乱花钱。或许正是这朴素的挚爱，交织着这绝对的信任，才让母亲执着地跟着父亲吃了一辈子苦。鞭炮厂倒闭了，母亲又开始学粘孔明灯、打虾米、捡石菟、扎烟……只要能贴补家用的活，母亲能很快学会。

母亲似乎是万能的，什么都会。每逢新学期开学，她会做几碗面，放上葱和两个蛋，葱表示聪明，两个蛋加面条表示一百分。母亲对子女的爱，蕴藏在这浓香的猪油味里，连同美好的祝愿，涤荡在我们的嘴里、食道里和胃里，香香的，暖暖的。

有一年，我到县城郊外的一个水库游泳，差点被淹死。这事我一

直瞒着母亲。后来母亲不知从哪知道这事，拉着我，讲述当年我出生的故事，说她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挺着个大肚子，从老家步行了20多里山路走到了外祖母家，说靠着那双大脚板才保住了我……我真想为母亲的大脚写首诗。

说到儿女，母亲总是为她夭折的头胎儿子而叹息：“要是他还在的话，今年都快50了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此子夭折之后母亲三年没有怀孕，父亲便抱养了我的大姐，取名“带发”——希望人丁兴旺发达。两年后，母亲生了我的二姐，接着又是两年未孕。那时候没休产假，坐完月子的母亲还是要去田里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在秧田里，母亲多次受到村里人的讥讽，说她是“绝代婆”，生不到儿子了。很难想象，母亲是怎么挺过那些年的。母亲性格的养成，或许只能问那无数个漆黑的深夜，问那无数回的辗转反侧，问那黄连般苦的日子。

生活的艰辛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几乎每年干旱季节，父亲母亲都会被村里人欺侮。父亲有自知之明，都是过了晚上12点才去放田水，然后躺在田埂上打盹。但是后面来的人，仗着兄弟多，总是把我家的水堵住，放到他家里。没水养田，争吵和肢体冲突每年都要发生，势单力薄的父亲和母亲要么是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要么就是这里出血那里出血。这样的情景刻录在我的脑海总是无法抹去，母亲气得直跺大脚板欲哭无泪的画面，也时常萦绕在我梦里。好在我們几个子女还算争气，通过读书离开了村庄。

如今，母亲虽年已七十，但她闲不下来，还时常会和周边的邻居一起去蔬菜大棚摘辣椒，一天能赚七八十元。她的那双大脚板啊，还是那么能走，那么能站，那么受得累。我站在家门口，看到从大棚劳作完回来的母亲，与那些年曾经讥讽、嘲笑甚至打骂过她的村里人有过欢笑。母亲爽朗的笑声和着她坚实的脚步声，告诉我什么才是最朴素的包容和豁达……

母亲爱读书

□夏学军

我不知道自己六十五岁的时候，是否能像母亲这样，活得不俗。

趁着在市里开会的午休时间，我没打招呼就回了家，结果是——母亲又去图书馆还书了。我打电话问她老人家几时能回来，母亲听说我回家了，虽然很高兴，却依旧不改计划，告诉我别等她了，待会儿她还要去书店转转。

我笑着和父亲说：“老妈真是个文青老人。”离父母的住处不远，有一个社区办的公益性质图书馆，一次借两本，借期三个月。可是母亲一个月就能看两本，母亲多次表示，在这个老旧小区，聊以安慰的就是有这图书馆了。

母亲爱读书我是知道的，我之所以爱读书爱文学，完全是受她的影响。小时候她经常领我去图书馆，我去少儿馆，她去楼上的成人借阅处。母亲选书还是很有品位的，世界名著几乎看遍了，国内现当代文学家的作品也看得八九不离十。

多年以来，母亲捧书而读的美好样子，早已深入我心。常见母亲在忙家务的空隙，见缝插针地读上几页，所以厨房有书、卫生间有书、客厅和餐厅都有书，母亲的床头，高高地摆起一堆书，被父亲戏称为“第三者”，每晚睡前是母亲最安静、惬意的读书时光。这么多年，我极少见她老人家和别人打牌、家长里短地聊天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能有多少人做得到？

我一直喜欢写散文随笔，也必然会有灵感枯竭的时候，在与母亲闲聊时，母亲常常会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，令我豁然开朗。当我把写好的文章拿给她看时，母亲不是一味地赞美，总会提出自己的意见，并能从读过的书中找出反驳的依据来，我心里服气不说，也佩服母亲超强的记忆力。

这些事如果放在一位退休老教授，或者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身上都不奇怪，可偏偏母亲退休前是一个企业的员工，每天和油腻的机器打交道，且只有初中文化。在我的企业学生生涯里，母亲总是苦口婆心地教导我要好好学习。她老人家一定是遗憾自己没赶上好时代，没机会念高中、考大学，所以在日后的生活里，才把读书当成单纯的乐趣吧。

母亲偏爱读书，是那种没有任何功利和目的性的读书。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母亲是与众不同的，她从不会高声骂我们，即使批评也是轻言细语；家住平房的时候，我家是左邻右舍中最干净的；她告诉我们要不要嘲笑任何渺小的人和事；让我们记住做人最基本的是要做到讲礼貌和讲卫生，真诚待人，助人为乐是最大的美德。

生活中我很少追星，理性的我告诉自己，母亲就是我心里的“星”，她与书的故事，够我“读”一辈子，她老人家在我眼里、心中，真是越来越美了。